



勸忍百箴考註卷第四

四明梓碧山人許名奎著

上竺前堂芳林釋覺澂考註

特立之忍第七十六

特立獨行。士之大節。雖無文王。猶與豪傑

記儒行篇云。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

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

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註云。興者。感

動奮發。豪傑者。才智過人。謂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

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之風化。固自興起於善矣。不撓不屈。不仰不俯。壁立萬仞。中流砥柱。

撓。曲也。屈卑屈也。仰。仰望也。俯。俯伏也。謂特立獨行之士。不肯卑屈其志。曲意從人。亦無低昂之態。而改其操。○晉王衍。神姿高徹。顧愷之稱其岩岩清峙。壁立萬仞。○書禹貢。底柱析城。註在陽城北。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屹然若柱立。○宋劉才邵。祭楊邦乂文。有云。屹然中流。見此砥柱。此即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孟子所謂中天而立之類也。

炙手權門。吾恐炭於朝。而冰於昏。借援公侯。吾恐喜則

親怒。則讐言。

北魏崔顥長安道云。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唐楊國忠。天寶十一載。拜右相。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臺省官。有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有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乎。遂居嵩山。○韓文送李愿盤谷序。有云。人之稱大丈夫者。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此豈不謂攀援公侯之人。喜則親。怒則讐乎。

傳燮不從趙延殷勤之喻。韓稜不隨竇憲萬歲之呼。袁  
湣不附於劉湛。僧虔不屈於佃夫。王昕不就移床之役。  
李繪不供麋角之需。

東漢傳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靈帝時為護軍司馬。  
與中郎將皇甫嵩共討黃巾賊張角有功。因奏事忤  
宦官趙忠。譖毀不得封。時趙忠為車騎將軍。帝使論  
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  
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  
副衆心。忠遣弟趙延致殷勤於傳燮曰。南容少荅於  
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

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見本傳。○東漢  
韓稜字仙師。潁川舞陽人。四歲而孤。以孝友才能稱。  
五遷為尚書令。和帝即位。時外戚竇憲擊匈奴。還有  
功。封大將軍。威震天下。會和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  
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  
稜正色曰。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  
制。議者皆慚而止。見韓稜傳。并永光三年鑑。○南宋  
袁湣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袁湛謂人曰。此  
非凡兒。致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湣不為改意。大  
相乖戾。湣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

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元嘉二十六年。遷尚書。見本傳。  
○劉湛字弘仁。南陽人。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經史。文帝時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轉加尚書僕射。後坐罪伏誅。見本傳。○南宋王僧虔。王曇首子。僧綽弟也。弱冠雅善隸書。文帝時遷太子中庶子。從會稽太守。時中書舍人阮佃夫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夔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為吏部尚書。加散騎侍郎。轉右僕射。昇平二年為尚書令。贈司空。齊以僧虔為光祿勳。開府儀同三司。見王曇首傳。○按阮佃夫傳。佃夫會稽諸暨人。明帝初出閣。為主衣。後為世子師。甚見信。明帝即位。封建城縣侯。執權亞於人主。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至廢帝即位。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後謀逆。賜死。見本傳。○北魏王昕字元景。北海人。王猛之後也。少篤學。能誦書。武帝時有太尉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悅好遊逸。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與府僚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

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輿床，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與親王僚案，從廝養之役？悅謝焉。見本傳。○北齊河澗守崔謀恃勢從李繪乞麋角，鵠翎。荅曰：鵠有六羽，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澤。下官手足遲鈍，不能追飛逐走，以事佞人。出孔帖。李繪、李元忠之從子也。仕東魏為散騎常侍。

窮通有時，得失有命。依人則邪，守道則正。脩己而天不與者，命；守道而人不知者，性。

魏李康運命論曰：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見文選。○孟

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又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註云：殉，隨物之名。言當天下有道之時，則身出而佐輔，則道在必行；當道不行之時，即身退而從道，皆與道不相離也。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晉顏含，字弘都，琅琊人，有操行。成帝時為侍中。除吳郡太守。郭璞嘗過其家，欲與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見本傳。

寧為松柏，勿為女蘿。女蘿失所托而萎，松栢傲霜雪。

而差我噫可不忍歟。茶奴結切疲役貌。

唐李德裕對武宗曰。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倚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見本傳。并開成五年鑑。故詩云。葛與女蘿。施於松柏。差我山高貌。○莊子讓王篇。孔子曰。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 勇退忍第七十七

功成而身退。為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為乾之亢。驗寒暑之候於火中。悟羝羊之悔於大壯。

老子持盈章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註云。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譬如日中則移。月盈則虧。物盛則衰。亘千古而不易。此天道之常也。○易乾卦上九。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左傳。昭公三年。晉大夫張趯對鄭子太叔曰。譬如火焉。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謂大火。心星也。季夏昏中。暑乃退。季冬旦中。寒乃退。此其暑極而涼生。陰極而陽生。極則必退。必然之理。○易大壯卦。上六。羝羊

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  
詳也。謂人終處大壯之極。不能詳審謹重。克已就義  
而退。又不能奮力必進。猶羝牡之羊。愚狼觸其藩籬。  
不能進退。悔悶于懷。乃不知進退之理也。

天人一機。進退一理。當退不退。災害並至。祖帳東都。二  
踈可喜。兔死狗烹。何嗟及矣。噫。可不忍歟。

天。天時也。人。人事也。機。樞機發端也。故文中子問易  
篇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宋  
史有云。天人一理。○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大學曰。彼為善之小人。使為國家。災害並至。○西漢

踈廣。字仲翁。東海人。地節三年。為太子太傅。兄子踈  
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今宦成名立。如此不  
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  
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  
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道觀者皆曰。賢哉  
二大夫。故胡氏曰。易曰。君子見機而作。踈廣有焉。見  
本傳。○西漢韓信。淮陰人。蕭何薦於高帝。拜為大將。  
平定天下。功居為最。目為三傑。封齊王。後有人上書  
言信反。上命縛信。載之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今天下以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為淮陰侯。後十年。縛信斬之。夷三族。見本傳。當退不退。災害並至。此不然乎。備詳辱忍。兔死犬烹之言。范蠡遺大夫種書內之辭也。又見三畧。

挫折之忍第七十八

不受觸者。怒不顧人。不受抑者。忿不顧身。一毫之挫。若撻于市。髮上衝冠。豈非壯士。

觸抵犯也。抑屈塞也。謂不能受人抵觸屈抑者。奮怒豈顧他人與自己者哉。如灌夫酗酒罵坐曰。今日斬

頭。何知程李之類。程李二將軍名。○魯論子曰。一朝

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豈不謂之忿不顧身而何。○

孟子曰。北宮黝之養勇也。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

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無嚴諸

侯。惡聲至。必反之。謂言黝不能忍一毫之小辱於人。

若小有挫辱於人。如受撻打於市朝之甚辱也。雖諸

侯之尊。亦無嚴畏。其或惡罵之聲來。則必還報之。如

此。○戰國策。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趙所得和氏璧。

趙使藺相如奉璧往。既至。秦無意償城。相如怒。髮指

冠。卻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遣從者懷璧間行先

歸相如待命於秦。昭王賢而歸之。

不以害人則必自害。不如忍耐。徐觀勝敗。名譽自屈辱。中彰。德量自隱。忍中大黥布。負氣擬為漢將。待以踞洗。則幾欲自殺。優以供帳。則大喜過望。功名未見其終。當日已窺其量。噫。可不忍歟。

呂氏童蒙訓曰。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名譽自屈辱。中彰。如釋之之結襪。子房之進履之類是也。又太史斷伍子胥。方窘於江上。道乞食。故隱忍中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楚竒論曰。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

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而高祖隱忍從之。卒以巴蜀之衆。還取三秦。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則能勇而能怯者也。○西漢黥布。楚將九江王也。從謁者隋何。說歸漢。既至。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過於已所望也。見本傳。謂言且未見其人。後日功名如何。而其心之器量。於斯先已知之。此蓋不能忍於挫折者也。布後反。果被誅滅。

不遇之忍第七十九

子虛一賦。相如遽顯闕下一書。頓榮主優。

西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未得志與妻卓文君賣酒臨邛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於市嘗著子虛賦武帝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時有楊得意為狗監侍上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為此上驚召問對曰子虛虛言也未足觀請為天子賦遊獵之賦上給筆札相如乃托人問荅先以天子諸侯苑囿之廣大卒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賦奏天子即以相如為中郎見本傳○西漢主父偃齊國臨菑人初學從橫術晚學易春秋於齊諸儒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皆莫能厚遇武帝元朔元年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上曰何相見之晚也乃拜為郎中所言九事其八事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備見史傳文多不備見本傳及元朔元年鑑

王生布衣教龔遂而曳組漢庭馬周白身代常何而垂紳唐殿

西漢王生宣帝時為渤海太守龔遂議曹會上徵遂還生隨遂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

力。遂受其言。既至。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安得長者之言。遂對曰。臣非知此。臣議曹王生教戒臣也。上悅。以王生為水衡丞。見龔遂傳。○唐馬周。字賓主。荏平人。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常何家。會以旱求直言。常何武人不學。馬周代為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草。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知人。賜絹三百疋。代代常何草稿也。後除中書令。見本傳。并貞觀五年鑑。

人生未遇。如求穀於石田。及其當遇。如取果於家園。豈非得失有命。富貴在天。

夫穀生於沃土。不生於石田。謂人未遇之時。如求穀於石田。豈能得之。及其時命濟遇。猶家園取果。隨求隨得。○說苑正諫篇。伍子胥諫吳王曰。今信其遊辭。偽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魯論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卞和之三獻不售。顏駟之三朝不遇。何賈誼之抑鬱。竟自終於鵬賦。噫。可不忍歟。

楚野人卞和得玉璞於荆山。奉獻懷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一說使樂正子占之。王以為和詐。刖其左

足懷王死。子平王即位。和又獻之。王復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刖其右足。平王死。子荆王即位。和抱璞哭於荆。三日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刖者多。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夫以寶玉而題曰石。貞士名之曰詐。吾是以悲。王使玉人琢其璞。果得美玉焉。乃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遂命曰和氏璧。為世所寶。出韓非子。新序作厲王。武王共王。玉人作玉尹。餘皆同。售者賣物去手也。○西漢顏驕。文帝時為郎。龐眉皓髮。武帝輦過。郎署問曰。何時為郎。何其老也。驕曰。文帝時為郎。帝曰。何久不遇。驕曰。

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會稽都尉。見本傳。郎署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漢賈誼。洛陽人。有才。年少。文帝即位。河南守吳公薦之於朝。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上欲議為公卿。大臣絳灌等多短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又遷梁王太傅。抑鬱不自得。適有鵬鳥飛入誼舍。止坐隅。誼以為不祥。長沙地又卑濕。恐壽不長。乃托鳥以為賦。推原死生之理。以自廣也。其辭有曰。萬物變化。固無休息。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天下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

速有命。烏識其時。文多不備。見本傳。及楚辭

才技之忍第八十

露才揚已。器卑識乏。盆括有才。終以見殺。

孟子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謂盆成括雖有小小之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乃恃才妄作。適足以禍而殺身。詳註成括果見殺於齊國。學有餘者。雖盈若虧。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魯論曾子曰。有若無。實若虛。又如老子謂孔子曰。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禮貌若愚也。○韓文公知名箴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

不扣不鳴者。黃鍾大呂。囂囂聒耳者。陶盆瓦釜。

莊子天地篇。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孔叢子曰。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老子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賈誼賦曰。黃鍾棄毀。瓦釜雷鳴。

韞藏待價者。千金不售。叫街市巷者。一錢可買。大辨若訥。大巧若拙。遼豕貽羞。黔驢易蹶。噫。可不忍歟。售音壽。賣物去手。街音眩。自矜也。又自街鬻也。

魯論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註韞。藏也。朱子引范氏之言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價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術玉而求售也。○老子洪德章曰。大巧若拙。大辨若訥。言大道之人。雖有才術。常如拙者。不自為能。雖有智辨。當如口訥不能言者。○東漢朱浮字升元。沛國人。光武拜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字伯通。不從其令。浮密奏寵。寵知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曰。伯通自伐功高天下。往昔遼東豕生子頭白。異而獻之。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慚而還。今若以子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白豕也。柰何以漁陽而結怨於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見朱浮傳。○柳文黔無驢。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林。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能。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喜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鬪。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今若是悲夫。

小節之忍第八十一

顧大體者。不區區於小節。成大事者。不屑屑於細故。視大圭者。不察察於微玷。得大木者。不怏怏於末蠹。以玷棄圭。則天下無全玉。以蠹廢材。則天下無全木。苟變干城之將。豈以二卵而見麾。陳平出奇之智。不以盜嫂而見疑。

唐劉晏代宗朝為轉運租庸鹽鐵使。嘗置塲造船。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若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後卒如其言。見本傳。○孔叢子。子順對魏王曰。夫明主之於臣。

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又吳越春秋。子胥言於陳惠公曰。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則天下無不可用之人矣。○列子楊朱篇。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柳文與友人論文書。有曰。大珪之瑕也。曷足傷其明。故司馬光東坡題名記云。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子思居衞。言苟變於衞。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衞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食人二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之用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

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貲之器。今君處  
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  
聞於隣國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見史鑑并孔叢子。  
干楮也。城郭也。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也。故召南  
兔置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今以苟變方之。蓋苟  
變有此之能。不可以二卵小節之故。而棄此大用之  
材也。○漢賈誼曰。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西  
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  
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  
天下。亦如此肉也。平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  
罪亡。因魏無知。見漢王。拜為都尉。參乘典護軍。周勃  
言於上曰。臣聞平居家盜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  
容。亡歸漢。今大王令典護軍。願王察之。王讓魏無知。  
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  
之信。孝已之行。無益成敗。大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  
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由是六出奇  
計。佐高帝定天下。靖內難。其計頗秘。人莫能知之。或  
云。如請偽遊雲夢。躡足附耳語。反間疑楚君臣等。是  
也。後為右丞相。見本傳。尾生事。見信忍。孝已。殷王中  
宗之子。事親一夜五起。○集覽載平以金反間楚。一

計也。易饌享楚使。二也。請偽遊雲夢。三也。以女進單于。解平城圍。四也。躡足附耳。五也。夜出女二千人。楚因擊之。主得西遁。六也。

智伯發憤於庖亡一炙。其身之亡而弗思。邯鄲子瞋目於園失一桃。其國之失而不知。

劉子觀量篇云。智伯庖人亡炙一篋。士葉切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楊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又見說苑。按戰國策。晉智伯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兵以攻趙。趙襄子使張孟談陰與韓魏約。反攻智伯。滅之。

爭刀錐之末而致訟者。市人之小器。委四萬斤金而不問者。萬乘之大志。故相馬失之瘦。必不得千里之驥。取士失之貧。則不得百里奚之智。噫。可不忍歟。

左傳昭公六年。鄭鑄刑書。晉尅向使給子產書曰。將棄禮而徵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西漢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體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反間。羽大疑亞父。

不用其謀。由是楚破。見本傳。此見高祖之大志也。○西漢東郭先生。武帝時。待詔公車。貧困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拜二千石。佩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榮華道路。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也。○列子說符篇。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姪有可求馬乎。對曰。臣有所與者。九方臯。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已得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謂曰。子之所求馬者。物色牝牡不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

精而忘其簾。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良馬也。○百里奚嘗困於齊。乞食。鮒人蹇叔收之。後事虞君。晉擄虞君。與百里奚。後秦穆公迎婦於晉。晉以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亡秦走宛。楚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不與。乃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與語大悅。授之國政。號五羖大夫。孟子曰。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又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

隨時之忍第八十二

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  
凶。故言行之危遜。視世道之污隆。

漢楊雄解嘲文。唯其人之贍知。亦會其人之可為也。  
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  
時則凶。○魯論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遜。謂當邦有道之時宜高峻其言行。以宣揚持  
守之仁義。當邦無道之時宜高持操行。不可變謙恭  
其辭。以避禍也。○記檀弓上子思曰。吾先君無所失  
道。道隆則從隆。道污則從污。

老聃過西戎而夷語。夏禹入裸國而解裳。墨子謂樂器  
為無益而不好。往見荆王而衣錦吹笙。

劉子隨時篇云。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  
聃至西戎而効夷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非欲  
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  
吹笙。苟非違性。隨時好也。按老君本傳錄。老聃姓李。  
字伯陽。楚國苦縣人。嘗駕青牛之車。徐甲為之御。度  
函谷關。關令尹喜。知非常人。忻躍再拜。請著道德經。  
上下篇五千言。往大秦安息。月氏。竺乾等國。至蜀賓  
國。其異域方言。以致異類音聲。莫不洞曉。故與王問  
荅。皆隨國之方言。隨與之言。當時隨眾。即以正音錄。

之。還傳中國。○淮南子原道篇。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註云。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墨子名翟。宋人。嘗著非樂篇云。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然則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笙竽。而民衣食之財。安可得乎。則我以為未必然也。

苟執方而不變。是不達於時宜。賀章甫於椎髻之蠻。衒絢履於跣足之夷。衫絺冰雪。挾纊炎曦。人以至愚而謚之噫。可不忍歟。

文中子周公篇云。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通其變。

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政。○西漢宣帝謂太子曰。俗儒不達時宜。○劉子隨時篇云。霜風慘烈。周棄不執。魚制切。種植也。禾。炎氣赫熾。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賀章甫者。不造閩越。衒赤舄者。不入跣狹。知俗不宜也。按莊子逍遙篇云。宋人賀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也。○東漢輿服志。九卿以下。用赤舄。絢履以承大祭。註舄。以木置履下。不畏泥塗。○柳文愚溪對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姑示子其畧。吾茫洋乎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纊。新綿也。本挾之於冬。以禦寒。

今反挾之炎炎之夏豈不謂不達時宜者乎

背義之忍第八十三

古之義士雖死不避。欒布哭彭。郭亮喪李。

西漢欒布。梁人。少與彭越遊。後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漢擊燕。擄布。梁王彭越贖為大夫。後高祖誅越。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時布獨於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趣烹之。布曰。愿一言而死。乃曰。方上之困。王一顧為楚。則漢破。一顧為漢。則楚破。今天下已定。剖符受封。欲傳之子孫。今陛下以一徵不行。遂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

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義之。釋布拜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見欒布傳。并高祖十一年鑑。○東漢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郡人。有奇貌。少好學。桓帝時為太尉。時大將軍梁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固節上疏。抑之。由是銜固。後冀誣固與劉文交通。立清河王蒜。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趙永等數人。詣闕訴。太后詔赦出之。後冀更奏。復收固及杜喬。俱死獄中。冀暴固喬二人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鐵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往臨哭。及喬故掾楊匡。上書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還家。墓訖。

郭亮等皆隱。終身不仕。見本傳。并建和元年鑑。  
王脩。葬譚。操嘉其義。晦送楊憑。擢為御史。此其用心。純  
乎天理。

東漢曹操。斬袁紹長子袁譚於南皮。譚別駕王脩詣  
操乞收葬譚尸。曰。脩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尸。死  
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仍辟脩為司空。見本傳。○唐  
楊憑為京兆尹。有罪。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惟櫟  
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  
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  
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  
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  
李夷簡奏晦為監察御史。且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  
肯負國乎。見本傳。及憲宗元和四年鑑。若夫數子之  
用心。豈不純合乎天理者乎。

後之薄俗。奔走利欲。利在友則賣友。利在國則賣國。回  
視古人。有何面目。趙岐之遇孫嵩。張儉之逢李篤。非親  
非舊。情同骨肉。堅守大義。甘嬰重戮。噫。可不忍歟。

西漢酈寄。與呂祿友善。太后崩。大臣欲誅諸呂。時呂  
祿掌北軍。乃使寄給祿以兵屬。太尉周勃。祿信之。與  
出遊。勃乃入。據北軍。誅諸呂。天下稱酈寄賣友。見酈

商傳○孔叢子。子順對魏王曰。遊說之士。挾強秦以  
為資。賣其國以收利。按張儀傳。秦群臣謂儀無信。左  
右賣國以取容。秦必用之。恐為天下笑。○趙宋張孝  
純曰。身為大臣。不能死難。何面目見天下士。○東漢  
趙岐字邠卿。京兆人。桓帝時為皮氏長。時有宦官唐  
衡橫虐天下。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珰為京  
兆尹。進不由德。岐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珰恨之。收岐  
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  
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  
於復壁中數年。及諸唐死。遇赦乃出。後拜議郎。見本  
傳。及延熹三年鑑。○東漢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  
桓帝時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  
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破其家宅。籍沒資財。由是  
結仇。被誣在部黨。後赦出。至靈帝時。復治鈞黨。侯覽  
怨張儉尤甚。儉亡命。困迫。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因緣  
送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家。後黨禁解。  
儉乃還鄉里。見張儉傳。備詳義忍。夫嵩篤之於岐。儉  
素無骨肉之親。又非故舊之交。遇則破家相容。知有  
其義。非有其身。與夫轉眼若不相識者。大遼遠矣。

事君之忍第八十四

子路問事君於孔子。孔子教以勿欺而犯。唐有魏徵。漢有汲黯。

魯論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欺者。欺誑不實。犯者。犯顏忠諫。○唐魏徵。字元成。太宗朝。拜諫議大夫。嘗言陛下。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深加獎嘆。及卒。上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封鄭公。徵嘗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太宗曰。魏徵隨事諫正。如明鏡照形。美惡必見。見本傳。○西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武帝時。為主爵都尉。為人性倨。少禮。

面折。不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欲招文學。嘗曰。吾欲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外施仁義。柰何欲効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或數黯黯對曰。天子置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他日上又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見本傳。及建元六年。鑑。又見諂忍。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張禹有醜於帝師之稱。李勣何顏於廢后之對。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謂言事君者。君有過不能諫。而又順從之。此等不忠之罪尚

小。若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此等不忠之罪。極大也。○西漢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宣帝時為博士。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元延元年。特進禹以為帝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以事君。臣請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折殿檻。呼曰。臣得從龍逢。比于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如何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爭之。得免。

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見朱雲傳。雲字子於。魯人也。諗夫雲之所言。禹豈不有靦愧乎。面目也。○唐李勣。字懋功。貞觀中拜并州都督。後為遼東大總管。高宗欲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為后。許敬宗。李義甫。贊之。褚遂良不可。以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事遂決。故范氏論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顧命於大臣。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見本紀。并永徽六年鑑。無忌。長孫無忌也。俯拾怒擲之奏劄。力救就戮之緋袂。忠不避死。主耳忘

身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若景公之有晏子，乃是為社稷之臣。噫，可不忍歟。

趙宋趙普，字則平，幽州人。事太祖，位至中書令。嘗薦人為其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大怒，取其奏牘，裂壞擲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牘以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後果稱職。見本傳。并乾德二年鑑。○隋辛亶為刑部侍郎，嘗衣緋禪，帝以為厭蠱，命斬之。大理少卿趙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受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

執法一心，不敢惜命。帝乃釋之。上以綽誠實，前後賞賜萬計。見趙綽傳。并隋鑑。○西漢賈誼策曰：「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孔叢子。詰墨篇。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人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說苑臣術篇。晏子侍齊景公，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

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

事師之忍第八十五

父生師教。然後成人。事師之道。同乎事親。

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族者。類也。謂生教食。同類也。故一事之德公進粥。林宗三呵而不敢怒。定夫立侍伊川。雪深而不敢去。

漢郭林宗。嘗止陳國。陳國童子魏昭。號德公。請於郭

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洒掃。林宗許之。泰嘗不佳。泰。林宗名也。命昭作粥。粥成。進林宗一啜。怒而呵之曰。高明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沙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容無變。顏色殊悅。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後知卿心耳。遂友善之。見聖賢故事。及本傳。○趙宋游酢字定夫。建安人。與楊中立。初見程伊川先生。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久之。既覺。顧謂曰。爾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三尺。其嚴厲如此。見言行錄。

膏梁子弟。閭閻小兒。或倚父兄世祿之貴。或恃家有百金之資。厲聲作色。輒謾其師。弟子之傲如此。其家之敗可期。故張翬以走教蔡京之子。此乃忠愛而報之。噫。可不忍歟。

左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梁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程伊川曰。閭閻。小人。○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又曰。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朱子謂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授之土田。使食其公田之入。故孟浩

然云。世祿金張貴。○書畢命。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悖天道。此康王告畢公之辭。謂夫富室兒男。貴勢子弟。挾已慢師。則受道之心不專。學必不成。必有放僻邪侈之為。陷於刑辟。故云。弟子之傲如此。其家之敗可期。所以壯齊顏之推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故孟子不荅彭更。謂其有挾貴而問故也。○趙宋張翬字柔直。福州人。時蔡京賓致為塾客。柔直以師道自居。

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前來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瞿然曰。此非汝所知。即入書院。因訪策馬。柔直曰。今救時已是遲了。宗社危在旦夕。宜急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京問其人。柔直以楊時對。即薦之。召為祕書郎。見朱子語錄。并宣和二年鑑。後靖康元年。京遭貶。死於潭州。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近。遇赦不移。

### 同寅忍第八十六

同官為僚。春秋所敬。同寅協恭。虞書所命。生各天涯。仕為同列。如兄如弟。議論叅決。

左傳文公七年。先蔑之使也。先蔑。晉卿也。使秦迎公子雍也。荀林父止之曰。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不必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敢不盡心乎。蓋僖公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軍。先蔑將左軍。故云。○書臯陶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此臯陶答禹問之辭也。言同在君臣之間。

同其寅畏。協其恭謹。和其衷善也。○詩云各在天一  
涯。○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如事兄。與同  
僚如家人。又曰。同僚之契。交情之分。有兄弟之義。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心無貪競。兩無猜疑。言有可否。事  
有是非。少不如意。矛盾相持。 盾食尹切

漢賈誼策曰。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  
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韓非子有鬻矛  
楯者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曰。吾楯之堅。物莫  
能陷也。或問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鬻者不  
能對。後世矛盾之說。祖於此。故韓文詩云。爭名齟齬

### 持矛盾

幙中之辨。人以為叛。臺中之評。人以為傾。昌黎此箴。足  
以勸懲。噫。可不忍歟。

韓昌黎作五箴。以頌其惡云。其言箴曰。不知言之人。  
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辨。人  
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  
嗷嗷以害其生也。

### 為士之忍第八十七

我冠博帶而為士。當自拔於凡庸。喜怒笑嘖之。易動人。  
已窺其淺中。故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必無偏躁之氣。見

小利而易售者。失之斗筲之器。

我冠高大之冠。古有進賢冠。進德冠。博帶。寬博。大帶也。乃為士大夫者服之。非凡下庸劣之人得而服之。既服而為士者。已自超拔乎眾。故曰。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也。○史韓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嘖一笑。喜怒笑嘖之易動。人已窺其淺中者。如竇嬰之沾沾。武帝不許以為相。子路聞之喜。孔子責於不裁度之類是也。○魯論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註云。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其節至於死生之際。如周公之欲身代武王之死。又如龍逢比干之死。節是矣。蓋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一者不可偏廢。大意以節為重。而才以成之。才節相須。乃為君子。自然無偏躁之氣。○魯論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苟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魯論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筭也。註云。筲。竹器。容斗二升。言斗筲之人。乃鄙細人也。何足筭哉。

禮義以養其量。學問以充其智。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

於富貴庶可以立天下之大功。成天下之大事。噫可不  
忍歟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義者。心之制事之  
宜也。故魯論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荀子  
禮論篇云。制禮義以養人之欲。又曰。熟知夫禮義文  
理之所以養情也。學問以充其智。即中庸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也。註云。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智也。○  
易乾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西漢楊雄傳。雄為  
人簡易。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初為  
郎。後為大夫。著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行於世。謂為  
士者能如是。然後可以立大功。成大事於天下矣。

為農之忍第八十八

終歲勤動。仰事俯畜。服田力穡。不避寒燠。

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樂歲粒米狼戾。  
多取之而不為嗇。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  
母。註云。勤動。勞苦也。終歲。窮年也。又曰。制民之產。必  
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書盤庚上曰。若  
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穡稼穡也。秋。秋成也。此盤庚  
告民之辭。謂農夫若不憚寒暑。而能從事稼穡之事。

乃有秋成之利也

水旱者造化之不常。良農不因是輟耕稼穡者。勤勞之所有。厥子乃不知於父母。

荀子脩身篇曰。良農不為水旱不耕。○書無逸篇云。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此成王幼泣萬機。恐怠始不勤而自逸。故周公作此以警之。

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苟惰農不昏於作勞。則家不給。而人不足。噫。可不忍歟。昏音敏

韓文原道云。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謂一農之家耕種出粟。而供士農工商釋道六家之食。○書盤庚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盤庚諭民之辭。謂言爾若怠惰偷閑。晨昏一時之安。不黽勉作勞於畎畝之中。至秋則無黍稷之利矣。必致家用不給。人事不足。○淮南子曰。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闢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又見說苑。

為工之忍第八十九

不善於斲。血指汗顏。巧匠傍觀。縮手袖間。

韓文祭柳子厚文。有曰。不善於斲。血指汗顏。巧匠傍

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行年七十。老而斲輪。得心應手。雖子不傳。

莊子天道篇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曰。敢問公之所讀何書也。公曰。聖人之言也。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生。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李預曰。桓公。齊桓公也。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猶君子學以致其道。學不精則窘於才。工不精則失於巧。

魯論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註云。肆。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又曰。工必居肆。則耳目所接者在此。心思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故云學不精。則窘於才。工不精。則失於巧。窘。困迫也。

國有尚方之作。禮有冬官之考。階身寵而家溫。貴技高而心小。噫。可不忍歟。

尚方。國家造作之所。又云。監掌供御器物。故朱雲有請尚方斬馬劍之說。○周禮冬官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審曲面勢。以飾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漢董仲舒對武帝策。有曰。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

為商之忍第九十

商者。販商。又曰商量。商販則懋遷有無。商量則計較短長。

書益稷曰。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謂懋勉斯民。使遷有之。無。衆民乃享其利。然後萬邦之民。皆趨於治。又孟子曰。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韓文進學解曰。較短量長。惟器是適。

用有緩急。價有低昂。不為折閱不市者。荀子謂之良賈。不與人爭買賣之價者。國策謂之良商。何必鬻良而雜苦。効魯人之晨飲其羊。

荀子脩身篇云。良賈不為折閱不市。註云。折損也。閱。賣也。謂不以損折閱賣物之價。而不為市也。○戰國策趙人希寫對建信君曰。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

價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東漢張平子。西京賦有云。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良善也。謂先以良物定價。而後雜以惡物。以欺惑其人也。○揚子問道篇云。銜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魯有販羊者。名沈猶氏。嘗朝飲其羊飽之。以欺市人。孔子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見新序及荀子。

古之善為貨殖者。取人之所舍。緩人之所急。雍容待時。贏利十倍。陶朱氏積金。販脂賣脯之鼎食。是皆大耐於計籌。不規小利於旦夕。噫。可不忍歟。

貨殖傳曰。白珪。周人。當魏文侯時。有李克。務盡地力。而白珪樂觀時變。乃曰。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吾之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之用兵也。故天下言治生者。皆祖白圭。國策稱魏人趙岐稱周人。○漢貨殖傳。陶朱者。越大夫范蠡。滅吳而歸。遂乘扁舟。浮於五湖。號鴟夷子皮。止於陶。號為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與貧交。昆弟。故天下言富者。皆稱陶朱公。本傳又曰。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洒削而鼎食。濁氏冒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積累贏利。漸有所起也。洒削者為

人洗削劔室擊鐘。即鍾鳴鼎食。按漢書耐皆作能字。註釋。故晉王戎性好興利。每執牙籌。晝夜筭計。常苦不足。○魯論孔子曰。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張氏曰。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規者求也。

父子之忍第九十一

父子之性。出於秉彜。孟子有言。責善則離。賊恩之大。莫甚相夷。

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程子所著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秉。執也。彜。常也。謂父慈子孝之良心。乃

恒常自然之天理。非矯揉使然也。○孟子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詳。莫大焉。又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註云。責善。則害天性之恩也。夷。傷也。離。乖離也。父教子。本為愛子。教不行。即繼之以怒。而傷其子。子又反責於父。而又傷其父。故父子相夷。蓋父子主恩。若責善。則乖離天性。而傷天倫。不詳之惡。莫大於此。

焚廩掩井。瞽太不慈。大孝如舜。齋慄夔夔。

舜。虞帝名。瞽。瞽瞍。舜父也。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嘗欲殺舜。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註按史記。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夫瞽瞍之所為。不慈莫甚焉。○書大禹謨。帝初于歷山。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謂舜一日敬其事。見瞽瞍。乃夔夔然恐懼。齋莊乎其容貌。雖瞽瞍之頑。亦

允信而化之。○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

尹信後母。欲殺伯奇。有口不辨。甘逐放之。

尹吉甫。周卿士也。信後妻之讒。逐子伯奇。伯奇編荷為衣。採棹花而食。清朝履霜。挽車。乃作履霜操。以自况。其辭畧曰。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聽讒孤恩。離別兮。推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其後韓昌黎復為作履霜操。有曰。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笞。逐兒何為。

散米數百斛。而空其船。施財數千萬。而罄其庫。以都超

全琮不稟之專。二父胡為不怒。

三國全琮字子瑾。錢塘人。父柔。使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皆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放振贍之。柔乃竒之後。琮仕吳。封錢塘侯。見本傳。○晉郗超字景興。高平人。少卓犖。不羈。父愔。奉道。簡默。冲退。好聚斂。積財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超奉佛。性好施。一日散與親故。俱盡。後桓溫辟為府掾。先愔卒。見本傳。

我見舛世。父子為仇。證罪攘羊。德色借耨。

舛世。即近世也。劉孝標廣絕交論有云。舛世民訛。狙

詐颺起。又左傳昭公六年。晉舛向詒子產書曰。三辟之興。皆舛世也。註皆末世事也。○魯論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註云。父盜人之羊。而子乃證父之為盜。故胡氏曰。父子人之大倫。伸一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西漢賈誼政事策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耨。鋤。慮有德色。顏師古曰。耨。摩田器也。言子以耨及鋤。借與其父。而子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見賈誼傳。

父而不父。子而不子。有何面目。載天履地。噫。可不忍歟。

魯論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焉得而食諸。謂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至於父子亦然。誠如君不盡君之道。臣不盡臣之道。父不盡父之道。子不盡子之道。則雖有天祿之粟。焉得而食之。○漢楊震謂諸子曰。吾待罪宰輔。疾姦臣而不能誅。惡嬖女而不能禁。有何面目見日月乎。○唐崔玄暉。博陵人。博學明經。為高陵主簿。母盧氏有賢操。嘗戒曰。若今為吏。不能清忠。何以戴天覆地。見本傳。

兄弟之忍第九十二

兄友弟恭。人之大倫。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趙宋陳襄。字述古。為仙居令。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欲以狄伐鄭。周大夫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蓋鄭之祖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與周同祖。故云。舜之待象。心無宿怨。莊段弗協。用心交戰。

孟子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

愛之而已矣。蓋仁者之於弟，惟知親愛而已。並無怨怒，留畜於心懷也。象殺舜事，已見欺忍，并父子忍。○左傳：隱公元年，鄭武公娶武姜，生莊及紕段。武姜愛紕段，欲立之，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使紕段居京城大。紕段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莊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伐京。紕段入于鄆。公伐諸鄆。紕段出奔恭。及許，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口於四方。

許武割產為弟成名。薛包分財，荒敗自營。

東漢許武，會稽陽羨人。明帝時，太守第五倫舉孝廉。

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取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稱二弟克讓，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名竊位。二弟生長，未預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取。郡中翕然稱之。見許荆傳。○東漢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汝南人。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去，致毆朴，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

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父。田產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家產。輒復賑給。安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詔賜歸。加禮如毛義。賜穀一千斛。見元光元年鑑。及毛義傳。

阿奴火攻。伯仁笑受。酗酒殺牛。兄不聽嫂。

晉周顛字伯仁。山東人。愍帝時為軍諮祭酒。元帝時為尚書僕射。性寬裕。而友過人。其弟嵩嘗因酒醉。瞋目謂兄伯仁曰。君才不如弟。何乃橫得重名。乃舉所然臘燭擲之。伯仁神色無忤。徐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爾見本傳。阿奴周謨名。亦顛弟也。傳稱嵩擲火。而言阿奴火攻。恐廉言之爾。○隋牛弘字顯仁。安定人也。寬厚恭儉。文術精博。弟弼。酗酒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弼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妻又曰。弼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仕隋為吏部尚書。從幸江都。卒於郡。見本傳。

世降俗薄。交相為惡。不念同乳。閱牆難作。噫。可不忍歟。

唐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授監察御史。巡察劔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勅厨宰。飲以乳。二人寤。齒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故飲我以乳。乃請輟訟。見本傳。○詩小雅棠棣篇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言兄弟之間。設有不幸而鬩爭於墻內。然或有外侮而來。則同心禦止之。又見聽讒忍。

夫婦之忍第九十三

正家之道。始於夫婦。上承祭祀。下養父母。惟夫義而婦順。乃起家而裕厚。詩有化離之戒。易有反目之悔。

易家人。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謂夫盡夫之道。婦盡婦之道。則一家之道正矣。推而示法於天下。而天下皆安定矣。禮記祭統曰。昏禮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記內則曰。禮始謹於夫婦。又郊特牲。夫昏禮。萬世之始也。○詩召南采蘋之詩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小序云。此詩言大夫妻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共祭祀。故云此齊莊其心之季少之女。可使尸主。薦奠蘋藻於宗廟室牖之下。室。朱子以西南隅奧室也。小序又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

樂得淋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孟子曰。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註云。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記大戴禮。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無專制之義。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記禮運篇云。何謂人義也。父慈。子孝。兄良。弟第。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恭。十者謂之人義。○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對齊景公曰。夫和而義。婦聽而婉。禮之善物者也。○詩王風中谷有蓷篇曰。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蓷。草也。吐雷切。此草待陰而生。今遭天旱則枯。

乾矣。仳。匹指切。別也。謂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嘆之詞也。○易小畜九三爻曰。輿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謂九三之陽。為六四不正之陰所牽制。如散脫輪輻。不能進。猶夫失為夫之道。不能正其室家。故夫妻怒目而相視也。

鹿車共挽。桓氏不恃富而凌鮑宣。賣薪行歌。朱婦乃恥貧而棄買臣。

西漢鮑宣字子都。渤海人。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文學。父竒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

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君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後宣位司隸校尉。拜諫大夫。宣子永。光武朝拜魯郡太守。永子昱。自郡守入拜三公。乃從容問其祖母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否。少君荅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安敢忘乎。見列女傳。○西漢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采薪自給。嘗負薪行。且讀書。妻負載相隨。數止買臣。母謳歌。買臣益疾歌。妻羞為之。求去。買臣謂妻曰。吾五十而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我富貴當報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後嚴助薦之。武帝召見。說春秋楚辭。帝甚悅之。即拜買臣中大夫。後擢會稽太守。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見故妻與夫。治道命。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後自縊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見本傳。

茂弘忍於曹夫人之妬。夷甫忍於郭夫人之悍。不謂兩相之賢。有此二妻之嘆。噫。可不忍歟。

晉王導字茂弘。元帝時拜司空。錄尚書事。妻曹氏。性妬。導密置衆妾別館。曹知之。將往。導恐衆妾被辱。遽命駕猶恐遲之。遂以手執麈尾。兩驅牛而進。以救之。見本傳。又見笑忍。○晉王衍字夷甫。永嘉初。拜司徒。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聚斂無厭。貪鄙妬悍。衍疾之。口不曾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衍晨起。謂婢曰。舉此阿堵物去。見本傳。阿堵物。猶言這箇物。

### 賓主之忍第九十四

為主為賓。無驕無諂。以禮始終。相孚肝膽。

魯論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說苑敬慎篇云。慎始如終。乃能久長。○書仲虺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孚信也。言主賓之心。必始終誠信相合也。

小夫量淺。挾財傲客。簞食豆羹。輒見顏色。

量。局量也。淺。不深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傲者。慢也。謂夫此等局量褊淺之小人。兼以恃財慢客。烏可使之為主。而延士乎。○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簞竹器也。食。飯也。豆。木器也。羹。湯也。此乃觀人辭受。取予之間。能讓千

乘之國者。惟賢能之。苟非真有其實。則得失雖小。不能不見顏色。此見人之量度寬窄不同也。

毛遂為下客。坐於十九人之末。而不知為恥。鵬舉為賤官。館於馬坊。教諸奴子。而不知為愧。廣陽豈識其文章。平原不擬成其事。

戰國毛遂。趙人。秦攻趙邯鄲。平原君趙勝求救於楚。擇門下文武具備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年。未有聞。遂曰。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目笑之。至

楚定從不決。毛遂按劍曆階升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而君言。如何為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遂以楚之大乎。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衆。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取鄢。再戰而燒夷陵。鄢夷陵皆楚地也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為楚。非為趙也。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血來。奉銅盆跪進曰。王當歛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左手提盆。右手招十九人。歛血於

堂下。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定從歸。平原君曰。毛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以遂為上卿。於是楚將春申君。魏信陵君。俱救趙。大破秦軍於邯鄲。互見平原君傳。○北魏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乃晉大將軍嶠之後也。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日。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之。客在馬坊教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恠。問之。景曰。溫生大才士也。深由是知之。子昇先為中書舍人。後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悉委焉。故魏書特取溫子昇為文苑傳。見本傳。奴子者。廣陽王名深。字奴子。宇文其姓。周文帝族子也。性鯁直。有局量。文帝多與之謀計策。

孫丞相延賓而開東閣。鄭司農愛客而戒留門。

西漢公孫弘。菑川人。武帝時對策。拜博士。後為丞相。封平津侯。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見本傳。○西漢鄭莊。字當時。陳人也。景帝時為太子舍人。武帝時為司農。嘗戒門下。客至無貴賤。兼留。以貴下賤。山東翕然稱鄭莊焉。見本傳。

醉燒列艦。而無怒於羊侃。收債焚券。而無恨於田文。楊政之勸馬武。趙壹之哭羊陟。居今之世。此未有聞。噫。可不忍歟。艦。胡黠切。禦敵舡也。

南梁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祖規。先為宋高祖祭酒。侃先仕北魏。性豪侈。善音律。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掛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後仕梁。為軍司馬。見羊侃傳。○戰國時。齊孟嘗君田文。嘗使門下客馮驩收債於薛邑。驩臨行曰。督責畢。何市而反。孟嘗曰。視

吾家寡有者。驩至薛。見其貧不能與。悉取券焚之。及還。君問市得何物。荅曰。市義而反。君之府庫盈積。金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所寡者。惟義耳。臣合券而焚之。結義而反。今薛民親君。君喜附手而謝之。後齊王惑於秦趙之毀。遂廢孟嘗君。諸客皆散。獨驩說齊王復立孟嘗君位。竟終於薛。見本傳。及戰國策。○東漢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受梁丘易。儒行稱。嘗詣陽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床。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

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為見刳。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果敢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見楊政傳。○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為人嗜酒。豁達敢言。更始拜振威將軍。後歸光武。與謝躬共攻王郎。為中興雲臺二十八將。封陽虛侯。見馬武傳。陰就。陰后弟也。封宣恩侯。○東漢趙壹。字元升。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望之甚偉。而恃倨傲。為鄉黨所擯。靈帝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壹亦到京師。因往造河南尹羊陟。到門陟高卧未起。壹徑上堂曰。承高風久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陟知非常人。乃起延話。大奇之。謂曰。子出矣。明旦陟大從車騎。奉謁造壹。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懽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司徒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見趙壹傳。

### 奴婢之忍第九十五

人有十等。以賤事貴。畊樵為奴。織屨為婢。父母所生。皆有血氣。謹督大苛。小人怨詈。

左傳昭公七年。楚芋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

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註云。十日者。甲日至癸日也。臣者。服屬之。以為臣也。輿。衆也。僚。勞也。供。勞事也。隸。屬也。臺。廝役也。養馬曰圉。養牛曰牧。此上下相承。以供百事。○記內則曰。少事長。賤事貴。○南宋沈慶之諫文帝北伐。有云。為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公羊傳云。析薪為廝。炊爨為養。故云耕樵者為奴。織爨者為婢。蓋男僕曰奴。女僕曰婢。○中庸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書無逸曰。厥或告之曰。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此周公作此。以告成王曰。其或告之曰。小人心怨。口詈於汝。汝則當大自敬脩其德。不復可責人。

陶公善遇。以囑其子。楊城不瞋。易酒自醉之奴。文烈不譴。糴米逃奔之婢。二公之性。難齊。元亮之風。可繼。噫。可不忍歟。

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以書曰。汝旦夕之費。日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見本傳。○唐楊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朝。為諫大夫。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倒于路。城恠其故。與弟

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自責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見本傳。○北魏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中，時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以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謂曰：舉家無食，汝從何處去來？意無捶撻。見房法壽傳。○謂陶潛之風化，可以能續，而楊房二公之性度，難以齊等也。

### 交友之忍第九十六

古交如真金，百鍊而不改其色。今交如暴流，盈涸而不休朝夕。

宋鴻道安正志筌集師篇曰：經百鍊而火自銷，金不亡，是真金也。○孟子曰：苟以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言今世人情不常如此，與古之交誼不同也。○唐孟郊審交詩云：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杜酒，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見文粹。管鮑之知，窮達不移。范張之誼，生死不棄。

春秋管仲，字夷吾，穎上人。少時與鮑叔牙遊。鮑叔牙知其賢，薦於齊桓公相之，為謀主。遂霸諸侯。仲曰：吾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鮑叔不以我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多窮困，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

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亦不以我不肖。知我不逢時也。吾嘗三戰三走。亦不以我為怯。知我老母在也。吾嘗幽囚受辱。亦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也。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鮑子也。鮑亦既進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亦能知人也。見本傳。○東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河南張劭。字元伯者為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乃共刻期。至期。劭白母殺雞炊黍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邪。劭曰。巨卿信士。必不失期。至期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又式嘗夢劭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日葬。子豈能相及乎。式則馳赴之。未到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也。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泣而前。母曰。必巨卿也。至則果馬式執紼引柩。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去。見范式傳。

淡全甘壞。先哲所戒。勢賄談量。易燠易涼。蓋君子之交。慎終如始。小人之交。其名為市。

記表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註。接交也。○南梁劉峻。字孝標。所廣

朱穆所著絕交論有曰。勢交。賄交。談交。窮交。量交。○文中子禮樂篇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君子不與也。○唐魏元同字和初。與裴炎締交。善保終始。時人號耐久朋。見聖賢故事。○說苑敬慎篇云。慎終如始。乃能長久。○戰國廉頗免長平歸故里。客盡去。後又復為將。客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矣。夫天下以市道交。有勢則從。無勢則去。此固其理。又何怒乎。市道交者。如街市道路中賣買之人。交易罷。退散。豈有久長之理。

郈子迎穀臣之妻子。至於分宅。到溉視西華之兄弟。胡

心不惻。指天誓不相負。反眼若不相識。噫。可不忍歟。

孔叢子。子順對宮佗曰。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懽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行三十里。而聞甯喜作難。穀臣死之。還車以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以托孤。廉可以寄財。其郈成子之謂乎。按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衛殺甯喜。及右宰穀。○南梁到  
溉。字茂灌。彭城人。武帝時。歷御史都官。左戶二尚書。  
時任昉為御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時有到溉。  
劉孝綽。張率。陸倕等。日與之遊。號為龍門遊。又號蘭  
臺聚。雖貴公子孫。不得預。倕贈昉詩有云。今則蘭臺  
聚。萬古信為傳。其後昉子曰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  
無學術。沉離不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葛  
帔練裳。道逢劉孝標。孝標泫然憐之。曰。我當與卿作  
計。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友。托主客問答。以勢賄談  
窮量。五流為目。而叙之。至於歸結。有云。近世樂安任

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人譽。類田文之愛客。同  
鄭莊之好賢。於是冠冕輻輳。衣裳雲合。及瞑目東粵。  
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無清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  
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  
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郗成分宅之德。嗚呼。  
世路嶮巇。一至於此。文多不備。到溉見其論。抵擲於  
地。終身恨之。練音踈。麓葛布也。孝標。孝綽弟也。文見  
到溉陸倕任昉三傳。春秋外傳云。舛向見司馬侯之  
子。撫而泣之。○韓文公撰柳子厚墓誌銘。嗚呼。士窮  
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逐徵。

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反擠之。又下石焉。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年少之忍第九十七

人之少年。譬如陽春。鶯花明媚。不過九旬。夏熱秋凄。如環斯循。人壽幾何。自輕身命。貪酒好色。博奕馳騁。狎侮老成。黨邪嫉正。棄擲詩書。教之不聽。玄髮易白。紅顏早衰。老之將至。時不再來。不學無術。悔何及哉。噫。可不忍歟。

謂夫人生一世。縱得百年。能有幾何。年當少壯之時。譬如春光明媚。不過三月。忽焉夏熱秋涼。萬物凋落。而枯槁。豈能長久而不變。其更遷迭謝。循環不息。必然之理。人胡不寤。迷於酒色。博奕遊宕。唐喪日月。反與邪人為黨。以正人為仇。有至侮慢老成之人。及乎聖賢之書。棄之而不習。終為鹵莽愚人而已。昔之紅顏。忽變為白髮。欲追其前之所失。不能及矣。雖悔何有補哉。豈不謂之虛生浪死。空過一生者也。悲夫。故曹孟德短歌行云。人生幾何。漢武帝秋風辭。杜子美

美陂行。咸云少壯幾時兮。柰老何。淵明詩云。玄髮早已白。司馬公有云。勉旃汝等。各早修。莫待老來徒自悔。此皆謂其人之年少。必有衰老繼之。故興此嘆。韋曜戒博奕曰。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奕。終無補益。史稱霍光不學無術。書盤庚曰。汝無侮于老成人。汝悔身何及。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則通與韓信曰。時不再來。大抵此篇勉人於年少之時。當黽勉向學。可從事於善。不可從事於不善也。

將帥之恐第九十八

闔外之事。將軍主之。專制輕敵。亦不敢違。衛青不斬裨將。而歸之天子。亞夫不出輕戰。而深溝高壘。軍中不以為弱。公論亦稱其美。

西漢馮唐趙人。後徙代。文帝時為郎署長。嘗言於帝曰。上古王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見本傳。及文帝十四年。鑑○唐李靖對太宗曰。善用兵者。以靜待衆。以重待輕。故老子玄用章云。用兵禍莫大於輕敵。○西漢衛青武帝時為大將軍。將六將軍。擊匈奴。斬之。男萬餘人。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脫身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

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注。而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所以身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為庶人。裨賔彌切，助也。即偏將也。見本傳。

九朔六年鑑○西漢周亞夫沛人，周勃弟也。景帝時為太尉。時吳王濞七國反，使亞夫將三十六大將軍往擊吳楚。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以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上許之。由是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梁使韓安國、張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堅守，不敢

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見亞夫傳。及

帝元年并三年鑑

延壽、東湯與師矯制，手斬郅支，威震萬里，力賞未下。

行

西漢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善騎射，以材力愛幸，使為西域都護、騎都尉。陳湯字子公，山陽鉅丘

人也。博通書傳。善屬文。遷西域副校尉。元帝三年。陳湯矯制。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車。四年春。傳首至京。縣豪街十日。豪街。蠻夷所邸之。故懸於此。以示之。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書。關內侯。後匡衡奏陳湯奉使顛命。盜所收康居物。湯坐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水。上疏訟湯畧。曰。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湯前所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四海。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書奏。詔出湯。奪爵為仕伍。後王鳳奏湯為從事中郎。至永始二年。免湯為庶人。徙燉煌。

卒於外。見本傳。及互見史鑑。

自古為將。貴於持重。兩軍對陳。戒於輕動。故司馬懿忍於婦憤之遺。而猶有死諸葛之恐。孟明視忍於殺陵之敗。而終致穆公之三用。噫。可不忍歟。

易子淵騫篇云。若博陸之持重。可言名將矣。故七書

論將。又曰。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三國蜀諸

葛亮。伐魏。進軍渭南。魏大將。司馬懿。兵。亮

也。田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遣以巾幘婦人之服。

幘。婦

冠。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

節為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

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眾耳。未幾亮卒。長

史揚軍還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

若將向懿。懿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

生仲達。仲達懿字也。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

故也。見後主建興十二年。左傳僖公三十年。

秦使杞子助鄭戍守。三十二年。杞一曰。鄭使告于秦

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鑰也。若潛師來。國可得也。

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

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辭焉。公辭蹇叔。不受其

命。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

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三十三年。秦師

及滑。鄭地也。杞子奔齊。孟明白。鄭有備矣。不可與也。

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

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

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夏四月。師於殽。獲百里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入羸。頃三師。文羸。秦穆

妻晉文公之夫人。請免孟明視等三師。公許之。

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

罪也。孟明文公元年。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

伯曰。秦作。即穆公也。是敗也。孟明之罪。必殺之。秦

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天子。夫子何罪。後使為政。指孟明也。文公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

殺之役。晉侯禦之。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

明堙修國政。重施於民。三年。春。伯伐晉。澤河。壅也。

死不復濟河。取王官及郊。皆晉地。晉人不出。遂自

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晉古明也。君子是以

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蹇卅乃百里。僕友人里。僕薦之

於穆公也。

### 宰相之忍第九十九

昔人有言。能鼻吸三斗醇醋。乃可以為宰相。蓋任大用

者存乎才。為大臣者存乎量。丙吉不罪於醉污車茵。安

世不詰於郎溺殿上。溺。奴弟切。

五代范質字文素。大名人。後周為相。至宋太祖。官至

太傅。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

夫見言行筆錄。○西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

博陽侯。後為丞相。尚寬大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

醉上丞相車上。西曹主吏斥之。吉曰。以醉

士。使人復何所容。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西

第恐馭吏。乃邊郡人也。習知邊塞事。嘗出適見

驛騎持赤白囊邊書馳來。馭吏隨騎刺。虜青曰吉。

未已。詔問虜入郡情。吉具對。其餘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獲譴。而吉見謂憂邊思職。乃馭吏之力也。

言。何得見勞勉之。見丙吉字。西漢非安世字。需

子也。以父蔭為光祿勳。時月郎醉小便殿上。主事

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受罪。其隱人過失。皆類此也。昭帝時為大將軍。宣帝時

周公忍。召公之不悅。仁傑受師德之包容。彥博不以彈翻

燈籠錦而銜唐介。王旦不以罪倒用印。而讐寇公。廊廟

尚為鎮重。身命可以令終。噫。可不忍歟。書君奭篇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於大川。予往暨汝奭。

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蓋召公奭為太保。周

公旦為太師。共相成王。左。持召公告老而歸。而周

之留。召公不悅。周公作此以留。召公謂今予旦身任責。如於大川之中。自。往。惟我。且女子。真成王於大川之險。輔贊之誠。亦如成王未在此之時。甚重如此。無大責我留汝也。○唐狄仁傑之相也。屢而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有輕之。武后

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能。邊陲賢則臣不。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后曰。朕之用師。乃婁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仕。我為其所包容。

書○趙宋唐介字子方。荆南人。仁宗朝為御史裏行。劾奏平章文彥博。知益州日。造月金燈籠奇錦緣。闈侍通宮掖。以獻張貴妃。得執政。黨貴妃。兄堯佐自固。語甚切直。帝怒。召執。改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於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遂貶介秦州別駕。後改英州。罷彥博知許州。其後彥博再相。首薦介言。

於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乃召介還。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見言行錄。并史鑑。○趙宋王旦字子明。魏州人。真宗朝。旦在中書。寇準在密院。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中書為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行。他日推密亦倒用了印。青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旦問吏人曰。汝等只道密院當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旦曰。先。不是。他。不是。後。旦。帝謂之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朕以。付之誰乎。旦曰。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也。人。臣所不知也。見言行錄。并史。

○元史稱史天澤忠亮有大節。柱石四車。師表百辟。其視之。權勢。斂迹退避。若將免之者。故能善始令

終。詩大雅既醉。篇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書洪武九疇曰。考終命。言有德行。君子皆能善始善終。

### 好學之忍第一百

身百行。以學為基。古之學之一忍。一待。鑿壁偷光。聚螢作囊。忍貧讀書。車胤匡衡。

孔叢子與子琳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朱子謂學而篇。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晉車胤字武子。南平人。篤學不倦。博覽多通。家貧無油。夏月則練囊盛

數十螢火。以照書讀之。以夜繼日。桓温引為主簿。遷長史。遂顯於朝廷。領國子博士。遷中。尚書。及卒。朝廷傷之。見本傳。○西漢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家貧好學。嘗鑿隣壁引光讀書。精力絕人。宣帝時射策甲科。元帝時遷給事中。永。二年日蝕地震。上問以政得失。衡上疏。上悅其言。拜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後為丞相。見本傳。

### 庸牛衣夜織忍苦向學倪寬劉寔

西漢倪寬千乘人。治尚書。受業孔安國。家貧無資用。嘗為弟子。供衆弟子薰炊為人。帶經而鋤。

休息則讀誦。以射策補廷尉卒史。武帝元鼎四年遷左內中。農業。緩刑罰。吏民大信愛之。上由是愈奇之。封元年為御史大夫。居位九年。卒於官。見本傳。  
○晉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歷吏部郎。文帝時相國軍事。後授太尉。特進。開府。太子太保。寔陳年老。固辭。聽以侯就弟。位居三公之上。歲餘薨。年九十一。見本傳。○甯越。中牟人。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遠。越請十五年。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

五歲遂成。周威王師之。見說苑。反質篇。及呂氏春秋以錐刺股者。蘇秦之忍痛。繫獄受經者。黃霸之忍辱。

戰國策。蘇秦。洛陽人。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

至踝。師鬼谷先生。

先生姓王。名詡。居河南鬼谷。故云。

述說諸侯為約從長。并相。凶。乃喟然嘆曰。使我有

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於是散千金以賜宗

族朋友。備身。進忍。○西世。奇。霸字次公。可幸人。獨

月。憲和為名。宣帝。向霸持法平。召為廷尉。正本始二

年。上。孝武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獨夏

侯勝諫曰。於是丞相御史劾奏。議詔書。黃

霸阿從俱一。既久。霸欲從勝受尚。辭以死罪。霸曰。胡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為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息。至本台四年。大赦。出。夏侯為諫大夫。給事中。黃霸為楊州刺史。元康二年。以霸詔。治為天下第一。神爵四年。賜爵關內侯。後為丞相。見夏侯勝。清朝二傳及史鑑。

甯戚志勞於十五年之晝夜。仲淹忍饑於一盆之粟粥。甯戚衛人。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夜飯牛於車下。擊牛角而商歌。齊桓公夜出聞之。載以後車。賜之衣冠。授以客卿。備見苦忍。○趙宋范仲淹字希

文。蘇州人。初居長白山僧舍。習業讀書。日煮粟三升。作一器。經宿遂凝。刀畫為四塊。早晚以二塊。斷莖十數莖。酢汁半盂。煖而啖之。其清淡如此者三年。後中進士第。仁宗朝至參政。謚文正公。見聖賢故事。并言

二錄

及學成於身。而達乎天子之庭。鳴玉曳組。為公為卿。為前聖繼絕學。為斯世開太平。功名垂於竹帛。姓字著於丹青。噫。可不忍身。

玉。玉佩也。組。綬也。馬周傳。鳴玉曳組。柳屯田勸云。是故養子必以嚴。嚴則必成學。人之子為

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新字發明  
孟子所言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之辭曰縱不  
能為當世開太平○洪武謂光武二廟効尺寸垂功名於竹  
帛○漢圖功臣於麒麟閣繪其形貌書其爵姓豈不  
謂姓字著於丹青

勸悉百歲考註卷第四終

